

景指燦
X
X
X
X

●平路 著

宣揚愛情的時候嘲諷了愛情，
模倣通俗劇的同時也顛覆了它。

是誰殺了
X
X
X
X

平路 著

是誰殺了XXXX

1/02

旗正飄飄

張系國

——爲平路新書作序

從前作序，目的不外乎介紹作者和作品。現在作序，動機也約略相同，但現在不流行說「介紹」了，要說「解讀」。「解讀」比「介紹」稍爲廣一點，因爲不僅作品需要解讀，作者也需要解讀。再深一個層次，解讀人本身也需要解讀，這樣一層層解讀下去，形成複雜的結構。

先解讀作序人自己。我深信：天下一切複雜的事都可以用簡單的話來說明，但解說簡單並不表示內容簡單。我又深信：一切複雜的體系，都可以找個「話頭」，只要找到話頭，就像抽出線團的線頭，解讀就不成問題，所以話頭乃是解讀之鑰。你找到一個話頭，就可以做一種

解讀，成一家之言。但是別人若找到不同的話頭呢？又會有不同的解讀，甚至別人也可能抓住解讀人身上的線頭一抽，解讀人自己說的倒先散了。這猜謎遊戲十分有趣，難怪多少當代作家和文學批評家樂此不疲。

我們持的話頭為何？想當年中共搞三反五反、大鳴大放等政治運動，有一句名言曰：「打著紅旗反紅旗」。這話頭甚有趣，也是中共對付政治異議者的解讀之鑰。儘管你嘴巴裏說擁護共產主義講得天花亂墜，他卻說你明的擁護共產主義，其實打著紅旗反紅旗。這麼一「解讀」牛鬼蛇神臭老九都原形畢露。

當代作家的若干作品所以難懂，因為他們往往打著紅旗反紅旗。你看他明明寫的是驚鴻蝴蝶才子佳人，其實是造才子佳人故事的反。你看他明明是寫一代偉人，其實是造偉人故事的反，文學批評家的行話叫做

「顛覆」，作家寫某一種型的作品，文學批評家就說作家顛覆了某一類型的文字。「顛覆」因此具有正面的意義——造反有理。但是文學上的顛覆活動，也具有很強的破壞力，因此抽線頭是很恰當的譬喻。你把線頭一拉，發現原來織得浮浮突突的一件毛衣，其實是一團毛線而已，從此對毛衣有了新認識。

平路正是文學顛覆活動的高手。她的〈台灣奇蹟〉顛覆了傳統小說的定義。你無法清楚為〈台灣奇蹟〉歸類：它類似小說而非小說，類似研究報告而非研究報告，類似科幻而非科幻，類似議論文而非議論文……總之什麼都像又都不像。她打著台灣奇蹟的旗幟，其實旗幟鮮明地批判了台灣奇蹟，但〈台灣奇蹟〉是諷刺小說嗎？又不盡然，在全面顛覆了台灣經驗之後，作者記憶中永遠無法忘懷的美麗島嶼，反而清楚地浮現出來。和作者明晰的理性批判態度相反的鄉情和鄉愁意識，竟成為

顛覆之後的唯一救贖。

〈人工智慧紀事〉同樣是對科幻小說的顛覆，這篇小說是「張系國科幻小說獎」的決審作品。當時我是決審委員，幾經考慮，最後覺得〈人工智慧紀事〉雖是第一流作品，但就科幻小說而論，奇幻因素（fantastic element）並不夠新鮮，所以沒有投它的票。現在重讀這篇小說，發現純就科幻小說而論，平路這篇小說正是造傳統科幻小說的反！它表面上是「科學家創造機器人，機器人恩將仇報」老掉牙的故事，其實打破了科幻小說的窠臼，要讀者看破〈人工智慧〉（我初讀時，以為作者指的是電腦科學的一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這次再讀，方才明白作者的真正意圖）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對人類的模擬中，我終於無望地也成為人類的一員」。平路的〈人工智慧紀事〉，超越了科幻小說的傳統領域，在顛覆行動之中她再次展露了「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卓越才華。有

趣的是，顛覆之後的救贖，同樣是對情的憧憬。

此一主題，再現於〈是誰殺了×××？〉的劇本裏。平路大約是唯一囊括兩大報各種不同類型文學獎的作家。這篇劇本的顛覆性倒比較弱，手法比較傳統。這可能由於平路主要擅長小說，劇本還是初試啼聲，但也顯露她的才華，題材自是絕佳選擇，以蔣經國／章亞若及大導演／女主角的平行處理，反映父子關係和婚外情等，極見巧思。我相信這劇本若能演出，一定會造成轟動，正因為它的技巧比較傳統，易為觀眾接受。然而作者自己提出的問題：「這樣的一齣戲，會不會原也是媚俗的一種方式？一倒需要另一層的解讀。劇中的「導演」說過：「人的一生，只有一些小小的真情最值得期待，譬如：友情、恩情、愛情，只有真摯的一點什麼，也許是短暫的一些個片刻，可以讓人把自己攤開來，清洗原來不愉快的記憶、化解原來打不開的心結。那一瞬間，就像

看戲時候昇華的經驗，一瞬間，一個在層層束縛中的人終於可以跳出自己的局限……—

不論「導演」這段話是真情還是假意——假做真時真亦假——我倒認為這是平路作品的底線。喜歡平路作品的讀者，都認為她是「最不像一般女作家的女作家」。但平路這擅長「顛覆活動」的「恐怖份子」，在施展渾身解數，打破政治小說、科幻小說、肥皂劇……的窠臼之後，最後顯露的仍是女作家對情的執著。她的作品的理性外殼，無疑掩藏了一顆傳統女性纖細的心。所以她的作品，無論小說或劇本，都很耐讀，帶給讀者理性及感性的雙重滿足。

對於後設小說的「顛覆活動」，我有這麼一個解釋。傳統小說運用情節的推展和人物的刻劃等，最後將讀者帶到昇華的境界；後設小說則利用對小說本身的顛覆行動，產生類似傳統小說的起伏效果，最後將

讀者帶至昇華的境界，手法雖然不同（前者水平，後者垂直），目的則一。但在「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之後，我們還要回到「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的直觀認識，畢竟平常心是大多數人的終極歸依和共同認識，這麼講來，小說家在打著紅旗反紅旗之後，無可避免還是會舉起「小說不死」的大纛。平路的作品，正是「小說未死」的鮮活見證。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九日於翠巴嫩山

目次

1 旗正飄飄——為平路小說集《是誰殺了×××》序 張系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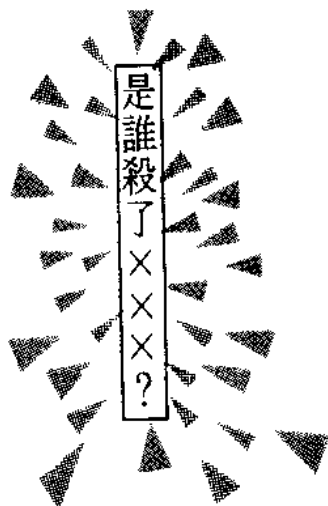
1 1 是誰殺了×××

1 3 1 台灣奇蹟

1 8 1 人工智慧紀事

2 3 1 附錄：〈台灣奇蹟〉得獎感言

是誰殺了×××？



是誰殺了×××

劇情綱要

以排戲過程裡劇場成員之間的張力以及導演與演員一段愛情插曲為經，以一齣牽涉到近代史領袖人物的「戲中戲」為緯，二者交相出現，藉著導演在排演中對自己身世的反思、演員在舞台上本身的成長，以及一些衝突情境下劇場成員的互詰場面……，更藉著「戲中戲」裡歷史人物在時代背景下的必然性，以及悲劇事件陰差陽錯的偶然性……，穿插諷諭當人生跳不出他或她的格局，不僅父子關係有其傳承的結構，婚外情亦有其虛妄的面相等等。

試圖探討的主題之一是，在這樣的框架之內，人們想要掙脫既有窠臼的姿勢，究竟是值得別人付予同情的人性軟弱面？還是因為其中欺瞞的特質，本來就註定成爲一種煽情有餘而誠意不足的「媚俗」？

當導演與演員搞不清楚是在講別人的故事，還是內心的故事，或者也不知道該同情的是歷史人物？劇中演員？還是我們自己？

這樣的一齣戲呢，會不會原也是一「媚俗」的一種方式？劇中對這齣戲本身同樣地提出省思。

人物說明

林康：男性，負責提詞、檢場、旁白，人矮小，聲音很好聽，而且他還可以變換三兩種聲音（區分旁白與獨白以及與人說話）。在這齣戲裡貫穿首尾，擔任敘述者的角色。很喜歡如如。

導演：四十歲上下的男人，雅痞打扮，戴著金邊眼鏡。擅言詞，除了談到他父親有些緊張，一般來說很cool。

如如：二十幾歲的年輕女性，個性天真、活潑、明朗、有點任性。在「戲中戲」裡飾章亞若。

演員A：男性，光頭，嘴很巧。「戲中戲」飾蔣介石，只是一個背影。本人很有正義感。

演員B：男性，愛說笑。「戲中戲」飾蔣經國，多是一個側面。本人